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五一勞動節快樂

思旋天地　思旋

全世界勞動人民都高興的日子，5月1日國際勞動節快將到來。香港今年的勞動節加上周末假期，以及相隔一天的佛誕節假期，如果打工仔請假一天，便可擁有一個不短的假期，可媲美內地的五一勞動節黃金假期。

擁有四十一萬名會員的香港工聯會，是會員人數最多的愛國愛港團體。回歸以來，力挺中央「一國兩制」和擁護香港特區政府依基本法施政的中堅力量。

工聯會領導是一位女強人林淑儀會長，她是工聯會資深領袖鄭耀棠的得意門生，她的夫婿是立法會議員、暱稱「象哥」的黃定光，堪稱門當戶對的愛國家庭。工聯會一眾領袖積極參政議政，積極為工人謀福利，因而隊伍日益壯大，甚獲勞動人民的支持。勞動人民簡稱打工仔，其實打工仔有男有女，有「白領」、有「藍領」，還有專業人士例如會計師、律師等等。

本港假期以學校假期為最多。至於公眾假期（紅色假期）與勞工假期卻有分別。公眾假期為17日，而勞工假期相差5日。為此，最近多個工會團體爭取當局將勞工假期定為17日，「藍領」、「白領」皆平等。工聯會認為復活節、佛誕、聖誕節翌日少了五天假期，認為對他們不公平。另一方面，打工仔多了五天假休息之餘，釋放消費力。問題是在另一方面，資方可能認為增加了營商成本。勞資雙方共坐一條船，有關最低工資的提升或降低，有關假期的多少，勞資雙方相信會以平常心、公平態度取得共識。

勞動人口有男有女，在香港受教育、在職場就職講究平等。然而，女性多以家庭為主，持家與管教子女，要爭取在社會就職，就必須解決家裡的問題。為此，家務助理至為重要。現時，在香港本地及外地的家務助理釋放了很多女性勞動力，增加了社會生產力。僱主特別愛請來自印尼或菲律賓的傭工，不過，近年因勞工短缺，僱主要求質素也提高了，看來女性爭取在職場服務比以前有困難。

最近，當局批准柬埔寨外傭來港做家務助理，料要經過一段時間培訓，學習廣東話及烹飪，否則難與菲、印傭工分一杯羹。雖然，長期以來香港僱主都積極爭取內地傭工來港作業，可惜未有圓夢，未知何因。

新一屆特區政府林鄭組班，當有一番新人事調動。傳聞很熱，羅致光將掌勞福局，空穴來風，未必無因。

祝五一國際勞動節，人人快樂！

內地行山客

方寸不亂　方芳

香港人假期外遊的同時，外地遊客紛至香港，以前來港的遊客多集中市區購物和美食，近年則多了來港行山遠足。

假期到「中國香港世界地質公園」走了其中一截，只是西貢火山岩園區的萬宜地質道，近距離觀看八角形岩柱斷層、彎曲岩柱和近距離觀看海蝕洞等自然奇觀。因為是家庭遊，所以採取易達法，先在鑽石山地鐵站的商場午膳，然後在地鐵站旁乘搭巴士，在北潭涌下車，轉乘綠的進入萬宜水塘的東壩。山徑沿途行山客，有浩浩蕩蕩的內地制服隊伍，孭着背包步行。我們安坐的士去行山，實在有點慚愧。

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地質公園，由西貢火山岩園區和新界東北沉積岩園區組成，兩個園區內分別展示了「火山岩」和「沉積岩」兩個地質學的重要主題，對熱愛自然景觀的朋友實是吸引，難怪也吸引了大批內地遠足人士。內地人喜歡到香港旅行遠足，因由有多種。首先，香港的遠足路徑設計完善，包括港島的「港島徑」、縱貫港島九龍新界的「衛奕信徑」、新界的「麥理浩徑」及大嶼山的「鳳凰徑」，都吸引不少內地遠足人士。當然，香港東部的「中國香港世界地質公園」更是焦點。

第二，香港的遠足徑安全，路標明確，包括方向、目的地、距離和行程所需時間、求救報警系統，在行山徑都有標示。而且，亦有郊野管理員和警員巡邏。

第三，香港遠足徑的地圖詳細，地政總署測繪處出版的郊區地圖，彩色印製精美兼防水，還有車船等交通資料，只要對地理地圖稍有知識，一圖在手，便可以縱走幾大遠足徑了。

第四，海灘及郊野公園都有指定露營點和燒烤場地，海灘還有沖身設備，內地客可以紮營，省卻昂貴酒店開支，行走行山徑和郊野公園不需費用，不似內地一些沙灘需付入場費。

香港的寶物不少，有些港人天天喊「本土」，但他們對本土的認識又有多少？

《出書前夕的日與夜》

書聲蘭語　廖書蘭

最近，我趕着出版一本書，現在是最後修改增刪的階段。由於書中的內容涉及到新界歷史、習俗文化和原居民的權益，因此我特別的謹慎。翻閱檔案資料、參考相關書籍；既要有胡適之先生所說：「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也要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所以寫書的過程異常艱辛，肩上的壓力也特別大。

但是每當我一想起「十年辛苦不尋常，字字看來皆是血」，立刻又有了力量，畢竟我沒有曹雪芹般的辛苦。我佔用了家中大部分的空間擺放這些「工具書」，尤其是這段期間，我停下手邊所有的工作（所謂閉關），專注於這一件事情。

當一個人全情投入某一件事情，其中既有苦也有樂！人生何嘗又不是如此呢？關鍵在於，你看事物的角度。因此我深信曹雪芹在字字看來皆是血的十年寫作過程中，也樂在其中。

原居民的丁權，儼然已成為我們嚴重的社會問題。隨着香港的土地愈來愈少，人口愈來愈多，原居民的丁權，成為香港所有市民的眼中釘、心頭刺，以去之為一大快！可以說，丁權成為了社會公敵。當全城人都隨着梁特首四年前的口號「大家一起找地！」社會普遍的聲音，是年輕人無法上車，而原居民可以坐擁一間2,100呎丁屋，實在讓人眼紅。

若干年前，我曾經到新界地政處辦事，聽到某地政官員憤憤不平地說：「為什麼我沒有！原居民有？」由此可見，丁權問題到了十分嚴重的地步了，從我寫的這本書，可看到點端倪。

此話怎說呢？拙書寫的明明是原居民的傳統文化，而社會關心的話題卻是丁權、丁屋。我承認即使是歷史學者看問題，也無法跳脫他自己的生長背景。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單就香港史，內地學者、西方學者或是本港學者，寫出來的觀點就有不同。

作為一個長期關心新界的文化人來說，我想表達的是「不知史，絕其智；不讀史，無以言」，在我翻看陳舊的檔案資料裡面發現，自從有了丁屋政策之後，香港社會反對的聲音，可謂無日無之；而它為什麼仍然存在着？從過去的殖民政府到現今的特區政府，依然執行這個屬於新界原居民才有的權益。簡單地說，就是因為歷史。

在此拙書出版前夕，望着案頭成山成海的檔案和參考書籍，想起「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我想着，香港社會人才濟濟，可不可以想出一個雙贏的方案，既可滿足香港市民住屋需要，也可延續新界原居民的丁屋政策。

畢竟安和樂利的社會，是我們所追求的。

■新界鄉議局舉辦捍衛原居民合法傳統權益聲討大會。　作者提供

少菜多肉的人瑞神話

翠袖乾坤　連盈慧

意大利一百一十七歲人瑞艾瑪莫拉諾，生前說她一生的飲食習慣以多肉少菜為主，這話算不算石破天驚？

可試猜度一下莫拉諾有多少影響力？得調查一下全世界每個家庭早前看過這則國際新聞之後，晚餐會不會都比平日多添了大魚大肉，還有為保健康的素食主義者，會不會開始心思思打算改變一下他的飲食計劃？

多肉少菜這個非主流說法，要不是來自那個活生生的壽星樣板親自面證，也不容易取信眾多飲食衛生鐵粉；更可怕那個肉食革命家還說她主菜裡頭包括生肉碎呢，那不是比多吃肉更具高度危險性？專家提議每星期吃三隻蛋，她老人家每天已經吃了兩隻熟蛋加一隻生蛋，算一算她一生比平常人吃肉吃蛋食量多出的倍數，一生食福數字便已超出二百歲有奇了。

可是她再多說什麼驚人的飲食習慣都不管用，誰沒有她的先天免疫抵抗能力，要跟她吃上三五年，相信輕則百病叢生，重則可能已蒙主寵召了。

原來老人瑞得天獨厚先天基因超人，家族中人亦多長壽前輩，縱活不到人瑞壽數，平均等閒也多活過九十多歲，誰有意接棒實踐她的多肉少菜理論之前，還是先行查查家中族譜，看看先祖父輩出過多少壽星，否則多吃了肉，還是先問自己，受得了還是受不了，BMI有沒有超標，膽固醇和血糖是否正常，血管心臟，是否負荷得來，不然還是乖乖信任醫生，健健康康開開心心過過少吃多滋味的日子好了。

而且老人糊塗，說話不能作實，腦慢口快是常有的事，多菜少肉說錯多肉少菜也不出奇，而且有些老人本性愛促狹，喜歡跟大家開開玩笑，故意一本正經說些有違常理的話取悅自己，你相信她，她就暗裡偷笑。

不過與其相信多肉少菜的莫拉諾，不如相信牙買加與她同年同壽的布朗，她一生除了不吃豬和雞肉，亦無偏食習慣，看樣子就比莫拉諾健康踏實得多，是嗎？

■多吃菜對身體好，是嗎？　網上圖片

赤膊物語

百家廊　徐永清

赤膊這個詞實在是欠雅，它總讓人想到赤膊上陣，大打出手；總讓人想到俗不可耐。可赤膊這一生活現象，在我們這一帶，卻是夏日常見的一道風景，並是男性的專利。

我國有三大火爐「熱譽」的城市，分別是重慶、武漢、南京。我們揚州與南京，僅一江之隔。在盛夏，論酷熱的程度，不亞於南京，只是城市知名度的差異而已。盛夏時節，強烈的陽光照得人兩眼都睜不開，火辣辣的光束照在身上，跟灼燒的一樣。時間一長，皮膚還有點隱隱灼痛的感覺。此時的氣溫，室內能達到38℃，甚至還高一點。桌椅傢具的表面溫度，比人的體溫還高，熱得有點燙人。室外的氣溫更是攀高不下，能達到40多度，將近50度。那熾熱的陽光能把人曬得脫水，曬得中暑。

此時此刻，知了在枝頭使勁地鼓噪，狗在牆角拚命地吐着舌頭。這時的柏油路全都融化了，就像融化的狗皮膏藥一樣。遠遠看去，整個路面，騰起一陣陣的熱氣，是朦朧的白，還有點幽幽的藍，嫋嫋騰騰的，跟煙跟霧一樣。走在這樣的路面，稍稍大意，鞋子會被黏住。搞不好還能鬧出笑話。我有個嬌小的同事，她的鞋就曾被黏過，拽了半天，後跟都拽掉了。

這樣的天氣，讓人熱得煩躁不安，六神無主。此時男性最好的、最傳統的納涼方式，就是赤膊。大白天，放眼望去，牆旮旯、樹蔭下，只要稍為陰涼點，通風點的地方，到處都是赤膊的男人。不僅老的赤膊，少的也這樣。有的躺椅上一仰，迷迷糊糊，似睡非睡，似夢非夢，快活極了；有的圈椅上一倚，吮吸着紫砂壺裡的香茶，不時悠閒地抽着捲煙，這個日子真跟小神仙一樣；有的四個人朝下一坐，甩場80分；還有的兩人打對面，來盤象棋。

居家處室，一般的男子都是赤膊的，方便，痛快啊。要是碰到做飯炒菜、拖地板等家務活，個個忙的是大汗淋漓，整個人就像蒸過桑拿一樣。赤膊的好處，身上一旦有汗，可隨手拽塊毛巾，隨時揩擦，方便。我有個熟人，還是市裡某個部門的頭面人物，別看他外出總是衣冠楚楚，風光無限。其實在家，他還是赤膊一族，還廬山本來的面目。至於平民百姓，基本上還是保持內外一致的。在我們這裡，赤膊者還有道別樣的風景，他們的肩上都要擔塊毛巾，半潮不乾的。一出汗，隨時一扽，臉上揩揩，身上擦擦。碰到水龍頭，還可隨時沖洗。還有一種人，專門把毛巾順長疊成兩道或四道，朝手腕上一繞，跟體操運動員的護腕一樣，也是隨時揩擦的。這種做派，姿勢足點，講究點。最有趣的是一些「小把戲」，也學着大人的模樣，肩上也擔塊毛巾，假模假樣。走起路來是搖搖的，一派老資格的模樣。

到了夜晚，也該涼快些了。如若有風，還不錯，通常仍是悶熱難當。有句成語叫做吳牛喘月。我們江蘇，春秋時期屬吳國，「吳」的大概念是指江南一帶。這個成語的意思是說，吳國等地太熱，以至到了夜晚，炎熱不減。那些水牛雖已浸泡在水塘，看見月亮，仍是「心有餘熱」，還在不停地喘息。

在這樣的夜晚，吃了晚飯，洗完澡，好多人赤着膊，蒲扇一抓，板凳一搬，朝自家門前的空地一坐，三五個人談古說今。一直說到瞌睡蟲直爬，眼皮千斤重為止。還有一些赤膊一族，乾脆夾張涼席，哪裡風涼，就往哪裡跑。大凡花園、操場、橋頭、路邊、甚至是房頂，凡是空曠點的地方，通風點的地方，全是人。只見他們橫躺的，豎臥的，鼾聲一片，美夢遍地。其實世上任何生活習慣都與觀念相關，並受其左右。我們這裡有句俗語，叫做「着急人受傷，淌汗爛衣裳」。過去人們錢又少，加之什麼物資都緊張。衣物不僅要錢買，加之洗起來又要肥皂，又要水，既麻煩，又要出汗。省錢省布的良方就是赤膊，既痛快又省事，這是一舉兩得的好事。其實赤膊也是一種傳承。

北京人喜歡把赤膊者叫做膀爺，這話好聽些。至少是中義詞，還有點褒義。但隨其稱呼怎麼改變，其內涵是永恒的，是不變的。盛夏時節，這些膀爺遍及北京的大街小巷。看來追求舒適是人的本性，哪裡都一樣。前些年，北京有人將神態各異的「膀爺」形象拍攝下來，還在媒體曝光。我覺得有點上綱上線了，有點小題大做了，大可不必。還是不要亂扣帽子，亂打棍子為好。關於赤膊，記憶最為深刻的是，2004年的雅典奧運會。時值炎炎的盛夏，各種比賽的看台上，盡是赤膊的男性看客，這也成了雅典的一道特殊景觀。大庭廣眾，正在電視直播。那些看客，神態自若，旁若無人。其中雖是希臘人居多，肯定也不乏其他一些國度的看客。由此看來，赤膊也是一種國際現象，它不分種族，不論膚色。人們追求舒適、痛快的本能是一致的，是沒有國界的。我看雅典對赤膊這一生活現象，要比我們寬鬆得許多。既沒人過問，更沒人指手畫腳。

赤膊有時還可成為做騷的手段。有一年香港某歌星在成都演出，為煽情，這位老兄一時興起，隨手脫去衣衫，赤裸着上身，邊唱邊舞。惹得現場的觀眾是一陣陣地狂呼亂喊，尤其是女性觀眾更是亢奮地尖叫。赤膊有時還帶有宣洩的作用。過去看「德甲」、「英超」、「意甲」的球賽，包括世界盃。每當進球，那些功臣便立馬脫去球衣，赤裸着上身，一路奔跑，一路狂呼。這時整個球場都沸騰了，觀眾對其壯舉，更是報以暴風雨般的掌聲和吶喊。赤膊概念外延的拓展，這大概也是一種與時俱進的表現。說到赤膊，不由想到魏晉時期的劉伶。

這位老兄也太過分，狂飲濫喝，醉後竟在家中赤身裸體，一絲不掛。他還宣稱以天地為房，以屋舍為衣，這位老兄真逗。不過這是各人的自由，只要不犯法，誰也不好橫加干涉。但他這舉動，用今天的話來說，污染了人們的目光，尤其是女性的目光，在精神文明上欠缺了許多。他的舉止用那個時代的話來說，叫做任誕，用今天的話來解釋叫做任性、狂放。劉伶的出格舉動，千古少有，還是不要模仿的為好。他畢竟是狂生，狂士。

說實話，我是崇尚自然，熱愛自由的人，也是赤膊主義者，不過內外還是有別的。每當外出作客，衣着還是鮮亮整齊的，尤其到社交場合，更是要注意形象的。這是對別人的尊重，也是對自己的尊重。愚以為，做任何事情都要講究個場合，講究個尺度，不要逾越的為好。

港大為中國而立

獨家風景　呂書練

香港大學近年風波不斷，「學生事件」層出不窮，港大人對港大自然有情意結，不願改變或害怕改變，但港大為誰而立？卻是多年困擾港大人的問題。

作為當時東南亞唯一以華文為主要教學語言的大學，並由華裔捐資建立的南洋大學創校宗旨是「為馬來亞而立」，同樣位處東南亞的港大當年創校卻開宗明義「為中國而立」。這是時任港督盧吉爵士(Sir Frederick Lugard)當年在港大奠基禮上說的。

這位香港第十四任總督來港履新時，就明確提出香港需要建一所大學的構想，並積極聯絡紳商。總督明言「想通過這所大學將偉大的帝國和殖民地連在一起」，但他同時說：「我們一方面竭力為香港市民提供最好的教育措施，同時也伸出友誼之手以讓中國學子們無須遠渡重洋前往歐美接受教育，免了去民族化的風險。」

自稱曾為「大英帝國擴張的一名小卒」盧吉還說，現在不再活在戰爭的時代，而是一個發展的時代，「和平取得的勝利不低於戰爭。」他顯然是想以高明的「軟實力」爭取民心，也表示了他的文化自信。

當日，兩江總督張人駿和兩廣總督袁樹勛雖因事忙未出席，但派了代表魏瀚在會上致辭：「中國向為好學之邦，當然，中國並未亦步亦趨於西方所走的方向，而是穩定緩慢地沿着中國傳統的道路發展，努力達到中國價值觀中最理想的目標。」

可見，港大「為中國而立」並不是今日的政治要求，也非回歸之後的「政治正確性」，而是早在百年前創辦的宗旨。只是，百年前的港大是一間位於香港的英國大學（A British University in Hong Kong for China），其目的是向中國學生介紹英國文化，所以，盧吉曾經極力反對用中文授課。

那麼，在政權移交二十年後的港大將如何「為中國而立」？這是今日港大諸公要思考的。

而香港也沒有強勢者如李光耀，正如王賡武所說，香港也不需要李光耀。「香港不需要一位國家領袖，這個開放城市需要的，是一些深愛及明白她的人，令她成為中國更重要部分，叫內地人欽佩與尊重。」

百年悠悠，如今香港已是中國的香港，今日中國已不同往日，而是走向全面的開放，「為中國而立」顯然要賦予新意，在西方文化和東方價值觀找尋平衡。

星星的孩子

琴台窘聚　伍呆呆

這一陣子忙於自己編劇和製片的電影後期剪輯，幾乎所有的社會活動都被我拒之門外，但是接到朋友的電話邀請，讓我參加他獨立製片和導演的公益紀錄片《孤獨人生》的分享會，我卻不假思索地應了。

乍暖還寒的周末，一百多人擠在鹿丹村「深港影視創意園」小小的放映廳裡，屏息靜氣地看完了片子，現場一片沉默。我這才第一次聽聞了一個關於自閉症群體的故事。之後又欣賞了由五位自閉症男生組成的愛特樂團表演的電子琴合奏《山歌好比春江水》。在台上演奏的時候，他們是一群音樂的精靈。

分享會不過短短的兩個多小時，面對影片中主人公貝貝的成長經歷，以及觀影後貝貝的父親和各位嘉賓對自閉症的探討，我的眼眶始終是濕潤的，不單單是因為眼前的感動和震撼，也是因為他們給我帶來的一份遙遠的回憶。

很小的時候，我鄰居家有一個小女孩，不愛說話，也不愛和人交往，並且不上學，唯一喜歡的活動便是像雜技團的演員一樣下腰，把自己彎成一道拱橋，讓她認為是朋友的幾個孩子在「拱橋」下鑽來鑽去地玩。那時候大家都喊她「傻子」，並未意識到那其實就是自閉症。當然，不管她是不是「傻子」，我們幾個能夠有資格鑽「拱橋」的小朋友都很喜歡她，並且特別羨慕她，因為不是人人都能夠下腰，能夠把自己彎成一道拱橋的。

到了今天，科技進步了，資訊發達了，自閉症才逐漸地為人所知。自閉症也被稱為孤獨症，它是廣泛性發育障礙的一種亞型，主要表現為不同程度的言語發育障礙、人際交往障礙、興趣狹窄和行為方式刻板，起始於嬰幼兒階段，以男性居多。如果沒有特意聲明的話，愛特樂團的五位男生與尋常孩子無異，他們都容貌清秀，面帶笑容，舉止得體，就連所謂的常人覺得最難的群體配合也都輕而易舉地完成了。看上去有所區別的是導演爆料所說的，有的孩子喜歡坐電梯，一層一層毫不厭倦地坐，有的孩子認為電子琴有電，開始的時候根本不敢去摸電子琴。如此看來，這也不失為一種天真。有的人在生活中為了讓自己顯得可愛，努力地扮天真，而這些孩子卻是生來天真，並受上天的眷顧，永遠保有他們的天真。

其實天真和天賦在這些孩子身上是並存的。帥哥湯告魯斯主演的電影《雨人》中的哥哥雷蒙·巴比特就是一個自閉症患者，他同時也是一個有着超強記憶力的天才。畫家梵高也是眾所周知的孤獨症患者。或許我們不該稱他們為「患者」，他們只是自閉者和孤獨者，他們自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純粹的簡單的世界，他們滿足於自己的世界，而不屑於和塵世間的俗人交流。

我的朋友正是導演李海藝，他用了整整四年時間去拍攝這部紀錄片，在沒有多少社會投資的情況下，持之以恒地記錄拍攝了一群自閉者的成長、生活過程，以及他們在父母的幫助、帶領下戰勝自己的內心所參與的公益音樂會……作為一個拍攝者，李海藝從這些孩子身上看到了「善良是生命的本質，而不是一種選擇」。

其實對於所謂的正常人而言，我們絕沒有理由去居高臨下地看待這些自閉的孩子，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我們已經司空見慣了的現象卻是這樣的：地鐵上，公車上，每個人都抱着一部手機低着頭專心致志地看着，機械地重複着手指滑動屏幕的動作；甚至在家裡，至親至愛的人也早已失去了彼此間的交流，各自癡癡地盯着手中的手機，成了真正的自閉症患者。我的電影裡也有這麼一段低頭族的場景，我寫了一段旁白：手機牢牢地綁架了他們，他們冷漠地緊靠在一起，彼此之間是無法丈量的疏離。

在我看來這些活得很純粹的孩子，他們猶如天上的星星降落凡間，一人一個世界，獨自在塵世閃爍，所以他們應該是「星星的孩子」。由於他們的簡單和純粹，他們也能發揮自己的能量組成星河。

自詡為正常人的我們，卻是孤獨地聚在一起，彼此間比星星們還要疏離。